

论《灿烂千阳》与《紫颜色》中的女性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

陈 晨

(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 833200)

[摘 要]艾丽丝·沃克的《紫颜色》与卡勒德·胡塞尼的《灿烂千阳》分别是非裔美国文学与阿富汗裔美国文学中聚焦女性生存的经典作品。两部小说均书写族裔语境下女性的生存苦难,刻画主人公在男权压迫下的身份缺失与自我否定,而女性之间的互助情谊成为其身份建构的关键起点,推动主人公完成从被动“他者”到独立主体的精神蜕变,实现了自我认同。从文学作品到现实反思,阿富汗女性高中以上教育权被剥夺的现状印证了女性追求平等的道路艰辛,而作品中蕴含的女性觉醒力量,将持续为现实中女性的抗争与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关键词]《紫颜色》;《灿烂千阳》;生存困境;身份建构;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7-0194-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7.064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言

《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是非裔美国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在1982年发表的小说,小说发表后获得了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成为女性主义文学与非裔美国文学领域的标志性文本。小说后来由斯皮尔伯格导演将其搬上了荧幕,获得了更大的反响。小说主人公西丽亚(Celie)从开始的自我身份缺失不断走向自我认同,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2007年出版的小说,小说出版一周就畅销一百万册,随后畅销一百多个国家。《灿烂千阳》以阿富汗近现代社会变迁为叙事底色,将叙事焦点集中于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通过塑造玛丽亚姆(Mariam)与莱拉(Laila)两位核心女性形象,探讨了战争与动荡背景下阿富汗女性的身份建构路径、性别权力关系的博弈形态,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重构等主题。这两位具有族裔身份的美国小说家,在书写女性苦难的同时,也让女性相互救赎,找寻自我,体现了充满坚毅的女性力量,反映了两位作家为妇女呐喊,为妇女权利疾呼,为争取妇女权利不懈发声的坚定立场。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从苦难的生存经历中陷入身份缺失与自我否定,但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女性情谊,成为她们身份建构的起点。最终她们从被动忍耐转向了独立判断与行动,完成了从“他者”到“主体”的质变,实现了自我认同。

一、成长困境与身份缺失

《灿烂千阳》的主人公玛丽亚姆是个一出生就被妈妈称作小“哈拉米”(私生子)的女孩,从一出生就不享有和常人同等的权利。她的父亲扎里勒使佣人娜娜的肚子鼓了起来,为了掩盖罪行,盖了简陋的泥屋,玛丽亚姆便在泥屋中作为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出生长大。在母亲自杀之后,父亲将十五岁的她打发嫁给比她大二十几岁的修鞋匠拉希德,并且要去离出生地六百五十公里远的喀布尔去生活。这场婚姻成为她人生的又一场灾难。起初,拉希德对玛丽亚姆尚有一丝期待,希望她能为自己生下儿子延续香火。但当玛丽亚姆多

次流产、无法生育后,拉希德的温柔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殴打与辱骂。在这段婚姻中,玛丽亚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她成为拉希德发泄情绪、满足私欲的工具。拉希德的暴力不仅摧残着她的身体,更压抑着她的人性,让她逐渐变得麻木、顺从。玛丽亚姆的成长轨迹始终笼罩在未被承认的阴影之下,她的人生始终在困境中挣扎,而身份的缺失则成为贯穿其成长历程的核心痛点。

《紫颜色》的主人公西丽亚的命运也一样悲惨,在上学的年纪就被迫辍学,因为他怀上了继父的孩子。她的妈妈生下弟弟后身体虚弱,他的继父就对她说她要做她母亲现在不能做的事,否则她就会杀死自己的母亲,西丽亚十四岁,年纪很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只知道她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死去。西丽亚在家里既是女儿,又代母亲履行妻子身份。西丽亚在为继父生下了两个孩子之后,继父把她打发了给某先生,只因为某某先生需要人照顾他的四个孩子,她在自己家也并非妻子的身份,更像是家里地位最低的仆人,某某先生的两个姐姐说西丽亚是好的管家、好的保姆和好的厨师。但即便是西丽亚做的这么好了,某某先生依旧打她。当某某先生的儿子哈波问父亲为什么打西丽亚时,某某先生说“因为她是我的妻子,而且她很固执”。多重身份的冲突与错位使她难以确立稳定的主体认知,既无法在角色中找到自我归属,也未能构建独立的精神坐标,最终陷入身份认知的迷茫与主体意识的缺失状态。

两位女主人公都生长在非正常的家庭环境下,因此他们的身份一开始就是缺失的。法国心理学家拉康认为,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依据,其既可以是亲人、同伴等具体人物,也可以是语言、社会规范等抽象符号。他者会在无形之中塑造主体的思想与行为,而主体则通过他者的反馈不断检视、修正自身言行,最终达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外部生存环境的种种阻隔因素,使女性自我心理产生扭曲,呈现出被异化的精神病态。女性历来就被处于被看的位置,因此在不断地被看中成长起来。对人来说,性别是最根本、最本质的自然属性,但是世界中始终缺少对性别的公正,客观科学

收稿日期:2026-4-17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级一流本科课程《英文小说与电影》”课程建设成果(兵教办发[2021]68号)。

作者简介:陈晨(1982—),女,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的文化,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使女性缺少自我身份的意识。

二、女性互助与身份建构

莱拉的出现为玛丽亚姆灰暗的人生带来了转机,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成为她打破身份困境、实现自我建构的核心力量。当拉希德将被炸伤的莱拉带回家时,玛丽亚姆出于本能的善意精心照料,这份不带偏见的关怀成为两人关系的起点。起初处于对立状态的两个女性,在共同承受拉希德的压迫与控制中逐渐走向和解;莱拉在玛丽亚姆遭受殴打时挺身而出,这是玛丽亚姆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守护的温暖;她们一同做家务、照顾孩子,在密谋逃跑的过程中共享希望,在遭遇暴力时彼此支撑,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互助同盟。

女性互助不仅为玛丽亚姆带来了情感慰藉,更唤醒了她内心沉睡的爱与责任。玛丽亚姆长久以来一直将爱与希望埋葬,但莱拉和孩子阿兹莎逐渐变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使她有了爱,有了对生活的希望。她不再是孤独无依的“哈拉米”,而是成为了愿意悉心照料、全力守护他人的“家人”。这种角色转变让玛丽亚姆首次获得了明确的价值认同,她的存在不再是“错误”,而是被需要、被依赖的。当莱拉陷入生命危机时,玛丽亚姆毅然拿起铁锹反抗拉希德,这一行为正是其身份建构的巅峰,她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受害者,而是为守护所爱之人主动抗争的勇敢者。

《紫颜色》中的西丽亚也在女性互助中从逆来顺受的角色转变为独立的个体。长期遭受某某先生虐待的西丽亚,起初深陷逆来顺受的困境,西丽亚的妹妹耐蒂一直鼓励她反抗,某某先生把病重的莎格带回家,西丽亚耐心地照顾使她恢复了健康,莎格因此还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姐妹》来表达对西丽的感谢,用音乐传递着对西丽亚的认可与联结。莎格不仅教会西丽亚如何爱自己、欣赏自己,打破了男性压迫下女性的自我否定,更帮助西丽亚找回了被某某先生藏匿多年的妹妹来信。这些信件与莎格的陪伴相互交织,让西丽亚逐渐认清自身处境,坚定了反抗的决心。女性互助是西丽亚挣脱命运枷锁、实现身份建构的关键动力。妹妹耐蒂与莎格的共情与支持给了西丽亚直面苦难的勇气。

女性互助也为西丽亚搭建了自我认知的桥梁。从最初对他人的依附与自我价值的迷失,到在耐蒂的精神支撑与莎格的实际帮扶下,西丽亚逐渐摆脱了逆来顺受的被动姿态,学会正视自身的情感与诉求。这种身份的转变,不仅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更是女性在彼此扶持中打破性别压迫、实现自我赋能的生动体现,最终让西丽亚从一个沉默的受害者,成长为独立、自信的个体。

三、精神重塑与自我认同

玛丽亚姆和西丽亚的觉醒,首先是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她们打破命运桎梏、实现自我认同的根本动力。玛丽亚姆与莱拉、西丽亚与莎格缔结的姐妹情谊不仅缓解了她们在性别压迫下的生存困境,也促使女性逐渐走向意识觉醒,最终找到自我认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意识的确立依赖于外部他者的承认。女性互助为玛丽亚姆搭建了精神重塑的桥梁,跨越隔阂的女性情谊,不仅驱散了她内心的孤独与绝望,更让她找到了存在的意义,玛丽亚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玛丽亚姆突然觉得,若没有她们,她似乎无法忍受自己业已忍受了这么

久的生活”,她们像“两朵新的花朵始料未及地在她生命中生长出来”她仿佛听到法苏拉赫毛拉转动念珠在她耳边说“亲爱的玛丽亚姆,要你照料她们,正是真主的意愿”。莱拉与阿兹莎的存在让她沉睡的母性与温情被激活,她开始明白自己可以成为被依赖、被需要的人,逐渐完成了从身份缺失到自我认同的蜕变。拉希德死后,为了让心爱的莱拉和孩子过上平等的、幸福的生活,玛丽亚姆选择留下来承担罪责,完成了生命意义的升华,“她想到她进入这个世界的身份,一个低贱的乡下人所生的哈拉米,一件人民不想要的东西,一次可怜的、追悔莫及的事故,一棵杂草。然而,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

西丽亚在姐妹情谊的帮助下,也开始有了离开某某先生的想法,从想要离开,但不敢付诸行动到勇敢地走出家门,“我很黑,我很丑,但是,上帝,我就在这里”,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她学习缝纫、追求经济独立,不再依附男性生存。最终,她勇敢地与某某先生决裂,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中,西丽亚实现了从被支配的客体到独立的人的主体的蜕变。身份的建构是个体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构建起来的,社会身份通过语言变化来实现,因此身份建构可以呈现动态性特征。两部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从身份的缺失走向精神的重塑,最终完成了身份的认同。

四、结语

两位女主人公饱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在男权制度统治下,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的从属地位,逐渐沦为沉默的客体。处在枷锁中的女性逐渐觉醒,实行抗争,最终完成自我救赎与解放。

两位作家在写作中理性地思索着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显示出来作家对受压迫的女性的同情,和为改善女性生存状况所表现的拯救欲望。在父权规训的语境下,深入探讨了女性的身份建构困境、性别与权力的交织博弈,以及女性主体意识从蒙昧到觉醒、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型路径。从文学叙事延伸至现实语境,玛丽亚姆和西丽亚的身份觉醒之路虽彰显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却难以掩盖全球女性独立进程中的重重阻碍。阿富汗近期宣布禁止女性接受初中以上教育,使其成为全球唯一剥夺女性高等教育权利的国家,这一现状赤裸裸地揭示了女性追求平等与自由的道路依旧荆棘丛生。期待在全球文明进步的浪潮中,阿富汗女性能够获得平等的教育权与发展权,而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女性觉醒力量,也将持续为现实中的女性抗争提供精神滋养。

参考文献:

- [1](美)卡勒德·胡塞尼.灿烂千阳[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Alice Walker. The Color Purple[M]. Pocket Books/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85.
- [3](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 [4]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 [5]刘卫红.社会性别与身份认同的语言建构[J].江西社会科学,2014,34(7):238-242.

(下转第198页)

念存在差异性,而主题与语言功能的互通,又凸显跨语言诗歌具有文学共通性。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理论为支撑,对跨语言诗歌进行语言表征与思想内涵的双重对比分析,不仅能够精准解析诗歌的语言艺术魅力,而且有助于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思想价值,为经典诗歌的跨文化解读与对比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王影. 系统功能语法在语篇和话语分析中的应用——评《语篇和话语的语言学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9):66.
- [2] Frost, R. Selected Poems of Robert Frost[M]. 江枫,

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3] 杨东益. 罗伯特·弗罗斯特及其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浅析[J]. 语文建设, 2015(23):57-58.

[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 宋学东. 弗罗斯特《未走的路》中的隐喻手法[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5):179-187.

[6] 陈国华. 格莱斯会话隐涵理论的哲学背景与发展脉络[J]. 当代语言学, 2017(1):34-47.

[7] 金琦. 诗与灵境的传达——第三视角下的《游山西村》[J]. 名作欣赏, 2022(29):97-9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oad Not Taken* and *Visiting Shanxi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vity and Cooperative Principle

JIAN Xiao-yi

(Zhangzhou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Robert Frost's *The Road Not Taken* and Lu You's *Visiting Shanxi Village* both use the core image of "path" to metaphorically reflect life choices, yet they show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due to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ultural contexts. Based on the transitivity system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of pragmatic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strategies of the two poems from three dimensions: lexical selection,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logic. It analyzes the bearing path and enabling mechanism of linguistic forms on the connotat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commonaliti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and thus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study of poetry.

Key words: *The Road Not Taken*; *Visiting Shanxi Villag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philosophical thought transmission; transitivity system; cooperative principle

(责任编辑:陈思婷)

(上接第195页)

On the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elf-identification in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and *The Color Purple*

CHEN Chen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3200, China)

Abstract: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and Khaled Hosseini's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are classic works focused on women's lives in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fghan-American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Both novels explore the survival sufferings of women in ethnic contexts and depict the protagonists' loss of identity and self-denial under the patriarchal oppression. Yet, the sisterhood among women serves as the cruci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driving the protagonists to complete a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passive "others" to independent subjects and achieve self-identification. Reflecting reality through literature,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worldwide still faces numerous obstacles. The depriva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beyond junior high school for Afghan women bears stark witness to the arduous nature of women's pursuit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The empowering force of female awakening embedded in these literary works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piritual sustenance for the struggles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 in reality.

Key words: *The Color Purple*;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survival predicament; identity construction; self-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范新菊)